

T 5426/315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42

8

隱秀軒文來集目錄

奏疏

脩省疏代

隱秀軒文集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奏疏

脩省疏代

具官臣某一本為景運方新天心示警懇

乞聖明亟為脩省以消隱患以光初政

事臣聞天地人物之妖靈蠢動植之胥自古

奏疏

一

有之其情形不同同謂之災災之不常有者
謂之異惟習之爲常則恬然不能有所動駭
之爲異則瞿然足以有所惕天之警人不於
其常而必示之以異自然之理也今 皇

上纘緒御極雖在泰昌元年之九月其以天
啓改元則自今歲辛酉始辛酉之歲曾幾何
時而遼東以日暈告矣京師以風霾告矣臣
不敢以占候家嚶嚶之言論論其至顯者日

君之象也暈則其徵爲蒙爲塞何以不於京
師而於遼東也若曰蒙塞之徵極於邊疆而
其源始於京師可知也風四方之象也霾則
其徵爲昏爲震何以不於四方而於京師也
若曰昏震之徵始於京師而其流必及於四
方可知也雖然自 神祖末年靜攝已久

其妖變層見叠出蓋有不止於今日所告者
脩省之疏中外臣工無時無之亦無人無之

而淵默之中槩乎其未有省也其故何也災
 異之事一見則駭目至再至三以至于無數
 則以習見而不之怪矣脩省之言初聞則悚
 聽至再至三以至于無數則以為習聞而不
 之驚矣今此二事者交集於 皇上改元
 之初異乎不異乎改元之初而且不出一二
 月之內異乎不異乎同一災異之興 神
 祖所習焉不以為異而恐 皇上欲復狃

之以為常而不可得也除臣下痛自刻責各
 脩職業各捐意見務偕大道以襄助盛治開
 濟時艱外 皇上但思日暈之在遼東者
 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日變而不敢以
 神祖時之日變視之思風霾之在京師者乃
 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敢以
 神祖時之風變視之又思象見於遼東者其
 源決不自遼東而起象見於京師者其流決

不自京師而止雖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
人君無所不謹而外計全遼之指歸若何料
理兵食若何懷戢文武若何脩明賞罰內計
畿輔之標本若何撤官府之藩若何破水火
之形若何妨釜竈之隔又豈待臣言之畢哉
皇上與諸臣工勿謂探策方始袞缺無多不
足以致天變之踵至而厚集也有數十年之
尤悔一念成之亦餘一二見作千萬世

補之不足交玩則妖雖小亦足爲隱禍之伏
交警則變雖大適乃爲新政之助敬怠治忽
之幾是在 皇上一轉念而已臣某以負
乘留臺而代庖秩宗脩省固有同責災祥尤
得與聞謹效瑱規自同芹獻北面拜疏無任
悚息危懼之至

隱秀軒文來集

奏疏

四

隱秀軒文集目錄

啓一

奏記贊善孫座師牋

賀邑令程公啓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啟一

奏記贊善孫座師牋

某進愧中庸退慙狂簡雖材出荆山無當棟
隆之用蒲生董澤曾無弧矢之資本以短才
兼之奇數偃蹇諸生回旋一紀別足寧止于

啟一

三敢自題爲貞士折肱徒至於九終亦媿夫
良醫處下寧辭於積薪彙征敢望乎連茹不
復自意恭遇大師臺才爲國華道稱代寶身
本玉皇香案之吏職惟金檢秘書之司癸卯
之秋來董楚試衡鑑在心弓旌在手邁茲白
駒振鷺之會能無奮翼濯鱗之思自故何人
謬蒙清舉爨下之焦絙以韋弦賞音者爲之
溝中之斷破之文繡以飾焉可耳爾乃剪拂

使其長鳴塚席令之中一巨懼借之齒牙斯
已生其毛羽又思生長萃茅戢沈圭竇何期
親承色笑快覩光儀卽不能抽揚大雅固畧
已沐浴玄風侍於君子之側步亦步趨亦趨
事其大夫之賢聞所聞見所見益日擊道存
心形俱肅實歸虛往鄙吝都除擬計借罷歸
益深自淬勵宋弘之舉桓譚宜稱不負歐公
之技蘇軾道天相成敢云比跡私所甘心而

酬對經心饑寒到骨家貧地僻不得盡讀天
下之書匿迹挫名不得盡交天下之士將款
啟以終身恐鄙陋而沒世乙巳冬季復遭內
艱計前此樞衣之日彈指三秋顧後茲負劍
之期靚顏何歲將無心以迹疎人因室遠謹
因敝鄉選人北面拜手沃盥陳辭臨紙悵然
但有瞻依

賀邑令程公啟

伏以寒林枳棘難邀鸞鳳之棲小草桑麻亦
借蛟龍之潤况荆之與蜀地又託於鄰封故
學而入官人互指爲仕國以此因緣善舞不
須長袖幸而倚賴雅音得聆清琴泰惟台臺
老父母高厚毓自岷峨清深象乎巫峽豈期
小邑獲事高賢益甘露景星人人皆知其瑞
而和風靈雨處處且被其仁何君子之至於
是邦皆得親所親而敬所敬乃鄙人之客於

非士無由見所見而聞所聞然下車者數月
 於茲已傳鐸乎千里之外雖云邈矣雲泥何
 異親乎几席私有所懷願竊以請惟澈邑疲
 而不衝陋而不惡其時勢之難易正爾相當
 若吾君富以爲教猛以爲寬其施行之後先
 亦自有漸苟奏刀之喜然亦迎刃而解矣惟
 函牛不屑烹鮮先懷厭薄之心斯馴雉化而
 黏雀積作豎頭之上此者豈臺明鏡不辭重

照而井邑惠風已覺橫吹此無倦之實效而
 有成之初機也將雍熙之化自茲而成且銓
 諫之途從公而始非惟叨庇抑亦分榮無任
 瞻仰寵荷之至

隱秀軒文集

謝明齋詩文五

藉之金笈公而欲非辨四孤時亦公榮無卦
有刃之既謝也排筆烈之外自茲而刃且金
烈而共昌惠風已覺蘇之北無謝之實效而

隱秀軒文往集目錄

書牘一

報蔡敬夫大叅

與徐惟德憲長

與譚友夏

與譚素臣兄弟

與王穉恭兄弟

寄叔弟恮

與張太學

與金陵友人

與唐宜之

報座師雷太史

與郭篤卿

答馬時良

與馬仲良

與徐乾之

與蔡敬夫

再報蔡敬夫

與馮元成公祖

與譚友夏

與高孩之觀察

復魏肖生

與陳眉公

與弟恮

答同年尹孔昭

與錢肖生

與高荻文贈蔡

與韜文良

與馮天叔公誦

再辨蔡敬夫

與蔡敬夫

隱秀軒文往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兩若閱

書牘一

報蔡敬夫大參

某再拜謹報簿書法令本非相事且亦不能
俗人大人經世之實際鍊性之借資也以我
公當之益自不俗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

藏恒宜武云我不為此那得坐談此之謂也
 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俗之以此知
 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為二也嗚呼賢則勞愚
 則逸安得當事者如公數人屈首此中而使
 某輩異時享坐談之福哉今天下上下內外
 別成一景象非揮霍弘才不能着手然亦非
 幽居淵淨者膽決不堅識決不透亦未有不
 幽居淵淨者可謂真揮霍弘才者公其人也

武曰此言人全以言而可謂是下

以為某以在學術經濟識者於此可以潛窮
 某非能為佞公亦非受人佞者也吾邑譚元
 春字友夏者異人也此於某真所謂十倍曹
 丕讀公之詩知其入今寄其簡遠虎井二集
 當自知之譚生今年二十六尚為諸生其時
 義可出入嘉賓子遜砥礪名行老成簡練他
 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公知之

見來詩及先師雷太史知惜才異世一片豪
傑菩薩肝腸此公不死當是救時之相且其
資近道趙大洲之流也今其家在部下上有
老母妻子孤貧俗態寒灰一語州守勿溺之
幸甚幸甚餘緒頗具扇頭五詩兼金遠餉不
宜隨俗卻謝拜命九頓劉忠宣建祠非公不
能作此舉止須煩自作一碑記後一經俗筆
補却辱矣辱矣

與徐惟得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
也比見其冬月無絮哀之甚貧士不能爲之
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如天無絮
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
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
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聞
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薄

甚異甚

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
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
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
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
皆黃茅白華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
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

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
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
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又

廿二日決計東下矣太易墓志已成篇首回
互太易自題銘旌一段似有筆方既不廢太
易遺命而惡題反成大議文章自有息黥補
劓法如此運筆黥可無息劓可無補英布鄭

袖日日在前可也弟不謂不可不忠於太易者矣又安知太易隱衷苦情不如弟所云云者素臣狀自佳獨怪其與太易密戚死友而不記其一二細事小語點染着色似不得畧處反詳之法志中止有詩可談談之盡興矣無遺恨矣非獨志太易志友夏可也志伯敬亦可也弟文雖不佳然似不易削削則不成緣理語有發憤犯忌者衆怨衆怒弟任之不

以累太易友及其家也

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大易狀爲志文地讀素臣狀
反使我搔手不得小巫行逕如此然又不敢
不佳太易才鬼寧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
坎凜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舍此無
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
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
罷死大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

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
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人
間最不得意之事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
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口
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鼓掌地下
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密戚故不惜刺
刺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
周身周衣計也

與王穉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
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
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
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
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
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
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

有甚於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
神打油定較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於
此尤當緊着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
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卽今之偏
廢今之獨響卽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
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
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
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

真有人跡聞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
漸爲輪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真有
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

寄叔弟恮

得弟寄詩與茂之喜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
子由消此平生寂寞造物於我奢矣最可喜
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
詞如試看手中劍未知何究竟從古應募人

豈盡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
不殺賊自應死邊城本無開拓功應與卒徒
羣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真得老杜骨法
可奪譚二之壘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
者阿兄平生於此未着手非不能爲惡近世
一副擬古面目耳弟於此當勉之近體極有
佳處七言獨坐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
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大忌也此中變化出

隱居文集
華四一
沒途逕甚多甚遙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
於近人非不强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失
前於譚二扎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
詩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數語味
之肯來京師同清苦與我談一冬勝讀十年
書也

又

貧病患難古人之常天以此扼才士尤有深
意但以身爲本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讀
書可以居業可以成名可以保身念之念之
作官真無味何時得致一命於父親衣食粗
足兄弟觴詠一室嘯傲五岳何減南面也八
月三十日

與張太學

足下爲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密弟所刻骨不
能報者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

搜之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卽作者亦不自知
弟住夷陵一目而從筆工處獲其一贊一跋
從黃山人處獲其二詩皆妙有風骨遠過古
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間
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名根
淡薄不沾帶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與金陵友人

去歲曾有一札及小詩奉答寄託茂之兄郵

致茂之旣北首想竟浮沉也譚郎友夏楚之
才子也比於不佞十倍而風流又倍之老朽
不足道也相見自能領其妙不佞不必言言
者不佞意也近稿一冊奉寄覽不佞從此以
後恐竟當作村沙欲不村時亦已老醜矣可
歎可笑

與唐宜之

茂之傳兄隱秀軒時義序使我悔其業之不

精而窺之太淺也譚友夏南來專爲讀書其
讀書專就兄千里南來南中何地而專就宜
之宜之可知友夏可知也友夏之才格意趣
弟不言向兄處自不必言也

報座師雷太史

僧方厚至得師七月二十六日手書知五臺
之遊甚適甚滿當時惺肯從杖履書至之日
便是還都之日觀政進士旬日內有何正務

可妨乃從長安塵土間錯過甚可惜也百泉
寓日後想徑還家矣明年歸楚可謁師廬聞
所未聞也有便足卽刻面發殊不能備

與郭篤卿

往時入蜀者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
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
遂不能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
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

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
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
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
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百
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
也幸隨分推廣但莫為之鍾伯敬一流人耳
一笑笑

得手書如面譚即欲作報而暴病在死法中
已託友人料理後事且作遺書示親戚知友
矣不意十數日後復蘇始能知人豈宿生山
水友朋之緣未斷耶旅病之人視年丈怡怡
家居如仙如佛四月弟有蜀中之差儻不過
汝南謁敝座師即可相過握手耳力疾口授
不知何語諒非言詞所能悉也

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札中兄得無驚喜乎
旅病之人視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夸何
忍也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爲絕筆不意此段
業緣尚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
矣不能多談

與徐乾之

昨損餉法製湖筆應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
其佳處覺毫間與腕微相距續致稍次者正
與劣手相宜尋書一紙爲報北上無定期窮
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與蔡敬夫

向公觀楚而苦其與某遠也今益遠矣向某
猶得數四與公書札詩篇往還而苦其相通
之難也今愈難矣讀公向時書札詩篇而公
未嘗與某遠也亦未嘗苦其相通之難也想
公相思時亦復作如是觀耳每念致身旣遲

而作官已五載以閒冷爲固然習成偷墮每
用讀書作詩文爲習苦銷閒之具別後凡有
所作歷境轉關似覺漸離粗淺一道家居復
與譚生元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
詩曰詩歸稍有評註發覆指迷蓋舉古人精
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見於世者
一標出之亦快事也又曾于南都搜得白雲
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刻而傳之其詩其

人其行徑爲明布衣第一孫大白宋鵝池豎
子耳而又爲閩人今亦奉寄當亦快讀之也
凡此皆書生氣習文人舉止知無當于公然
其意畧謂半生閒適天人所忌限亦當足自
茲以往得移郎署出領民社漸與詩文疎故
寄意刪著天涯聚散驅馳風雨漸與朋遊疎
是以去公日遠相通愈難而尤急急乎問公
且舉以告公寄公也若公則不然有經世之

才之志之時之資早成晚倦某今日之事恐
又當作公他日結局先着後着所謂易地皆
然耳

又

凡得公詩無不和者此番獨未能自西陵遊
後斷手於此矣兩三月中乘譚郎其處與精
定詩歸一事計三易易最後則惺手鈔之手
鈔一卷募人抄副本一卷副本以候公使至

兩歸之公至手鈔時燈燭筆墨之下雖古人
未免聽命鬼泣于幽譚郎或不能以其私爲
古人請命也此雖選古人詩實自著一書言
及此詩文真不得作第二義惺真不當妄作
詩矣其不能立和公作安知非惺詩進乎夫
詩文與白業不當論其第一第二而且論其
實與不實仕宦去白業遠然虛談白業亦易
山林去詩文近然實修詩文亦難公步步著

實人故與公實心勘之知公必虛心聽之他日與公勘白業亦應若此夫詩何以日歸歸之爲言實也夫白業獨無歸乎以公之詩於近代工詩者何如而猶云五十學詩夫有所歸耳恐高達夫五十以前非耳不識四聲者惺詩文尚無所歸况白業乎仕宦言歸世以爲不實而惺信公自不爲虛亦不待入山之後而始知之也然公先着亦未能便了惺無

世才志而處一面實心實政未必後入然終非惺之所近若論最後着恐終當屬詩文拮据民事自是中間一段公案也

再報蔡敬夫

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敢遂言仙佛然其理亦自深常憤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

極狹極套者利其便於手口遂以爲得古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曰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瞻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護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語似是最能縈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

括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於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手口作龔瞽人燈燭與杖實於古人本來面目無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然實有所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慧力人如公者棒喝印正來論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黜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

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季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實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絕無好異相短之習夫好異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想公所云云決不指此耳恨詩硤一卷未成不能錄與公正之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佳惡裁鑑精當至致書當事薦引譚生而云當事者自應

知之此古心古道尤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於此與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二月初入京聲跡漸遠也言之黯然

與馮元成公祖

不肖未墮地時先生業爲海內人論詢仰又矣及先生之宦而某髮未燥也是其少長貴

賤賢愚相去蓋不知其幾而庚戌入賀顧某於邸者三視尋常君民之禮有加卽某何足言適足以成先生之高之大之厚且細而已某驟謁先生於邸而皆不值始信愚賤小子得見大人事君子有數有緣欲欣然庶幾而未易也然苟心之專一終亦當有時耳色笑未接不宜草草通書唐突于長者貴者賢者之前念先生之愛人而接引後進有甚於某

輩之欲通乎先生者如庚戌之二顧某於邸是也故不能以格套輒自阻自後謹因舍親魏文學之來謁而一布其區區焉

與譚友夏

弟舟行而南實出意外與吳康虞林茂之同行而以其間作太山遊又意外也弟與兄遊志之夙約之堅孰有如縈者而一得衡一得岱天下事寧可以人意與造化山水爭哉岱

遊自可千古記若詩亦如之始讀見南岳草
不無畏退而岱記成覺老子猶不甚憊然此
事吾兩人自可交相慶不必相妬也往時一
副手筆祇以浮渡盆景架閣消之不無牛刀
割鷄之恨今差可滿志也弟僦居金陵心自
懷歸蓋平生精力十九盡於詩歸一書欲身
親校刻且博求約取於中晚之間成一家言
死且不朽又將二十一史肆力一遍取其事

以經世取其文以傳世以怡情近年兩度舟
行討求漕河鹽法頗有要領若將此暇日粗
了文事此後盡力官職一番而晚節仍以此
結局不枉作文人又與文人作朋友作兄弟
也兄歲考後可與三弟定計來勿牽於他念
千古一時蘇長公示子由詩云與君世世爲
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此癡想也今生之不
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卽

偶聚故處而吾豈能復記憶夙生事乎念之
念之可與吾弟恡同看之

又

曹能始清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雜根不甚
剛淨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
後不交勝已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子夏
曰我過矣我過矣我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然其所謂淺率亦就我法及古法中見之其

言我輩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極深中微
至之言從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覺其清
新者是也昔人有言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
先君謀也則忠曹公之謂矣弟近荅友人書
亦云我輩詩文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
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強融惟起念起手
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年前詩同
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作

者與讀者有所落然於心目而今反覺味長
有所躍然於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
然者以其深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
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
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此語對淺人則
如說夢矣

與高孩之觀察

向捧讀回示學論以惺所評詩歸反復於厚

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
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於厚之一字者心
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
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
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
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卽
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
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

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
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鏡歌魏武帝樂府
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
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
以頑冥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
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於痕又
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
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
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爲此頑冥
不靈之人設至於痕則未可強融湏由清新
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卽自謂無痕
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復魏肖生

幼時讀肖生甲午戊戌應舉文以爲有豪傑
之氣恨滯諸生久不免相隔及入蜀首以得
見肖生爲快而又不相值時時見所取士及

其士之文亦復有豪傑之氣一洗因陋闕茸之習慨然笑當事者不務錄真才不勸士子讀書窮理而漫然以正文體三字了却衡文之事作一段好話此不揣本而齊末之論也以爲造士無如吾肖生得體者用之黔蜀等處尤爲對症之藥觀丙辰會場事不意正文體三字流禍承羞一至於此由此觀之肖生化蜀之法施之天下可也某典黔試獨携肖

生粵錄及先師雷太史閩錄耳不知有一二語似否而猥加許可豈自有其美而不自知乎強草二帙蓋以韓非蘇秦之骨而出之以歐柳筆舌者也某備矇眊誦詠而已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目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

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
晚哉

與弟恮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
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
友也慧處勿纖引處勿離清處勿薄可惜此
種才情骨韻當鍊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
時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便用此為

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卽生子一念
亦付之天命矣舍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
全卽圖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
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看
五弟草書不減古人畫亦必傳之業書牘朴
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
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

答同年尹孔昭

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謂盡之一字有道者
 所不居真是當頭一棒然讀兄書終篇機鋒
 二字兄自反何如我輩文字到極無烟火處
 便是機鋒自知之而無可奈何亦是一業何
 時與兄叅之

隱秀軒文往集

隱秀軒文往集目錄

書牘二

與陸開仲掌科 附答書

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

擬曹操讓黃祖殺稱衡書

與熊極峯

與王以明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與林少嚴座主

與陸開仲掌科

與曹其嘉黃師孫爾衡書

與文翁齋論焚中鹽貴書

與劉開中掌科
州答書

書牘二

與文翁齋論焚中鹽貴書目錄

隱秀軒文往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書牘二

與陸開仲掌科
乙卯五月二十八日

以試差註籍不通外事昨日 皇上臨御召

見廷臣事日晡始聞之只此君臣父子相聚

一堂二十餘年未睹光景天清日朗雷厲風

生此剝復通塞一大機臣子加額之時也不
識劉道長所言何事遂觸 聖怒其拿送刑
部擬罪之 旨二十七之夕一更始傳聞之
弟於道長曾未識面想其批鱗敢死一身一
家已置度外然使緣此遂得重譴則於時事
國體亦大有關繫此非道長可以得罪時也
爲今之時惟有閣揭婉陳密解先自引咎如
云身居揆輔不能乘時有言故使小臣言之

一而得罪庶幾有濟不使此絕妙光景絕妙機
緣有譴言官之名而此時伏莽之奸蠕蠕
就伸其頭足布其關械熒惑洞喝所全尤爲
不小風聞今夕臺省謀合詞申救非惟無益
反重 聖疑通夕思此不寐計相公出朝之
後必曉譬臺省有止其上疏而以閣揭申救一
力自任必使臺省可以無言而後已計不出
此使言官待救於相公則兩失之矣大要此

行非立名之時此事非居功之事期於消邪
全正氣以存國體而已非爲道長一身一
家計亦非爲言官體面也弟以五鼓辭朝
四鼓作書達之兄丈恐緩則不及耳

附答書

陸鍵

讀來教大快人心弟夜來爲此事目不交
睫正所謂二人同心者矣昨弟聞此舉亦
在日昃時急往叩劉道長不得面大率道

長之意以二十五年未見之盛事而盈庭
諾諾故欲建白一二不意遭 聖怒而不
得申其款只此一番光景亦見主聖臣直
之象今主上當時不杖不斥而發之司寇
此尤英主所難在彼時相公卽應申揅竟
默默以出令人不勝有君無臣之歎此事
旣下司寇便緩便通商量必如台指以閣
揭婉陳密解爲上策若大庭昌言必重

聖怒矣此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首功之事期于消邪萌結正氣存國體存此心也天下太平矣區區獨知之契得臺下相印證猛然欲飛敬當奉尊教竭犬馬以期必濟以慰知己天災如爐長途自重只尺如隔萬山欲言而楮難展付之神往

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

讀所寄上朱公祖辨論楚中鹽貴書可謂理

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某嘗謂塞下粟仰給鹽策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急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災眚常賦之內上有蠲下有通而猶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幾不可爲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爲之去歲適覩部議十條鑿鑿似以爲必可補採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爲無爲同聲而逆料之曰此萬萬屬之空言萬萬屬之文具萬萬

無利於國與利於民而又且萬萬不利於官
某聞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國
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爲之時凡有一人焉欲
起而爲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
國利民而又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
一一聽其極壞不可爲而後可哉惟異翁蒞
任行事之後所謂䟽理之效不必遽覩其全
但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瘳得數

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紆立法任事者
之氣猶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
有可爲之人可爲之時可爲之道耳然所謂
病者得瘳之分數於何處驗之不過視商之
輸課者不如往時之苦非惟無所苦且見以
爲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及見所爲細
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及行
之未幾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爲利而趨之詢

諸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便商者卽向者
事內事外一輩人以爲萬不可行萬不利於
國於商於官者也某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
欣然爲綱冊一序凡以紓立法任事者之氣
而堅其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已雖不能爲
見人爲之如已自爲之是則區區之懷也然
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且
晚貴賤實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

疏理之法者不悉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
乃知爲鹽貴之故耳蓋某所見者兩淮鹽課
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鹽價之稍
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爲楚民求寬一分鹽價
可鹽者安能奪之况翁文亦楚鄉紳乎弟亦
楚人去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
年所歷鹽價自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
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去省城三百里者言

也若如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過恨不卽復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鹽法復故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評之責司鹽者今日遽復七分之初似爲太速令食鹽者待七分之價於十年之後或亦太久惟自今年以往屬疏理後者

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於所謂省城每包一錢之價遞減遞平抑卽弟所謂不必遽覩其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卽可以謝楚民與楚之鄉紳矣然其中靈心妙手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於久困趨利之商俟其病瘳欲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爲減價者也弟事舛之人責當事者以所甚難似爲不情亦欲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罔圖鹽法使臣子

於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於臣子收
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怵於鄉評物議以爲
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一官成敗去留徇
之一官雖擲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之
局不終而鹽法卒歸於壞鹽法壞而後人決
不任其咎仍歸之於首議疏理之人是吾所
謂抹壞之說真屬空言文具真不利於國與
商與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弟於鹽法
一事但欲始中終之不覺婆心婆舌如此耳
幸勿罪而咲之

擬曹操讓黃祖殺彌衡書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彌衡惋歎彌日何足下
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於
足下或曰此遣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
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妄意主上忌
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孤

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
用智數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
其人狂而駭耳然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姑
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瘳
孤使笑而哀憐之才士薄祿一至於此然其
山雞之羽文采可觀澤雉之性氣介堪重豈
有爲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耶翼一衡者孤
又恥之值其跳梁方熾決不能恬然食孤之

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
霸王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爲天下盡如是不
若使遊羣雄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卞急使
其就繯紼之上圈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駭之
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
之卽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
而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
志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

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鬪口語不能容置此子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爲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忌於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於足下此又不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於衡卽殺衡耳且殺衡又何損於孤孤所殺不嘗有十百倍於衡者乎小儒愿子爲之咨嗟釋憾於孤而有識

不謂以爲非以爲此曹虛名誰俗辨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所必誅而衡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調伏而處於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於衡迨其歸命之後與馴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往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於殺其身哉使

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
重名孤不殺而遺之於足下此則高於視衡
而淺於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
不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
將關羽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股者數矣
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
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
王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勝俟其運數

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敝丈夫舉事
從古如此况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
知聊爲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
怪足下思之孤白

黃祖殺禰衡所謂虎欲食人不避豪賢斗
筭之人何足算也若老瞞輩又當別論此
文正寫出一段橫罔之氣其可恨又甚於
殺衡不知者誤以爲爲奸雄出脫耳

與熊極峰

弟丙辰出京之後長安棊局之變不見不聞
卽上疏改南通書長安舊知之時猶一切以
丙辰前情理望之及讀諸公回札而稍悟其
不然然猶未知其所以不然之故也今又一
年所而始知之迨其知之而局又變矣甚矣
弟之闇且鈍也徐從篋中檢台兄去歲兩番
回札與諸公同至者視與丙辰前相與情理

未嘗少變微獨弟卽於弟之好友若鄒若魏
瑕瑜不掩視丙辰前情理未嘗少變也始信
世局自變而台兄自定台兄以慧且敏而定
不肖弟以闇且鈍而定其爲定不同於以觀
變而稍獲靜逸功效差不殊耳聞台兄近且
居太夫人伯母之戚弟無以爲言聞此或一
破涕也居亂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
謂交情二字只可於作秀才及退居林下時

以之責人若士宦得失之際賣友得官此亦
理勢之常一一責而怨之非惟待人不勝其
刻卽居心亦苦矣士大夫君臣朋友之間處
之夫盡善大半生於不讀書弟向欲作二十
一史評略附於各史簡末彙括事文竊取其
義計成功無姑撮其論事者自左國起訖
於宋元勒成書名曰史懷史懷者取謝康
樂懷抱觀古之意今刻完九卷左國至史

記在是矣台兄前札欲速覽之因郭振老之
還奉寄合虛過南都晤弟以其女亡於京口
一日而去不與弟別今近狀何如恐其有淵
源咄咄之意則亦勸之讀書而已意滿口重
不盡欲言

與王以明

乙卯問步夜尋以明先生良是奇緣恨爾時
身心猶在三塗中崎嶇一晤止以風月詩文

語了之今稍知於生死性命作怖畏想若夢醒觀一念疑悔求一善友導師不可得十二年交游止如不識以明先生面者識得以明先生面則已思過半矣陶李袁諸公學問來諭猶謂未達無生二字則弟輩何處安身然不敬久習不輕新學正不必以畏難因而退轉失言外之意也往時溺於詩文忘却生死今承屢教寄示近集遊戲三昧及慈湖近溪

諸種甘露之濯自不必言乃至新詩較往時胎骨換盡蓋以明於二事爲一故兩得之弟視爲二故兩失之此自然之理也待見地稍定爲序以附不朽蘇文選一部史懷一部寄覽小修匆匆言歸倦夜草草不具容後嗣音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謂事理不甚閔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

之夫不肖性疎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
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於
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
過求於某斷其進趨之路姑擇此微罪罪某
而又不甘處已於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
曾看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真
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真以詩歸見處則此
一書將藉此一語口實以傳某以一官徇此
此乎一笑一笑

與林少嚴座主

一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於某而肯爲
去歲聞三兄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
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
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
翼飛鳴一朝愈於久淹鄉校頓人興往之氣
也如云借此爲門戶光仕宦門戶豈必待一

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卽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未必得而又以苦我神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

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於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於元履而遠能得之於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又間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

人術者云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官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所欣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爲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隱秀軒文往集

